

初學
論說
津梁

江左書林出版
趙蘭石題





3 2173 9011 5

平江汪毓烜著
江左書林出版

初學
論說
津梁

番禺趙蘭石題



此區區百餘篇
實作論之基礎
初學之模型也

論說津梁敘例

一初學作論宜淺宜顯。故篇中所列各論皆取其短而易曉。以便初學。間有一二長篇姑備一格。非自相悖反也。

一是篇所列於天文地理修身古今歷史等各有所述。惟命題不深。造句極淺。庶幾初學會心不遠。

一學者述古尤貴通今。是篇本此選詞。故間

有數題。涉及時局。不敢多采。欲初學之由古及今也。

一初學作論。最患枯寂。導之以短。毋乃枯寂愈甚。是篇所采。類皆正喻夾寫。氣盛言宜。篇幅雖短。放筆為之。千萬言不難立致。善讀者當不河漢斯言。

一篇中虎象獅猿等說。本諸昌黎說麟說馬。言在此而意在彼。激世人之志氣。開兒童

之思路皆在乎此

一篇中圈點為便初讀計。不如此不足以醒
眉目。擴心思。大雅之譏。知所不免。

一吾國文字。自有體裁。初學握管。尤當使知
國粹之所在。而導之以正軌。是篇除時論
數則外。概不以新名詞羸入。非敢自矯論
說正宗。固當如是。

余
佐

二

初學論說津梁目次

卷一

君子思不出其位說 見論語

無欲速說 見論語

有教無類說 見論語

舉一反三說 見論語

游於藝說 見論語

片言折獄說 見論語

攻乎異端說 見論語

見利思義說 見論語

長沮桀溺論 見論語

小道可觀說 見論語

寬則得眾說 見論語

子貢貨殖論 見論語

子路遇丈人說 見論語

孟武伯問孝論 見論語

君子和而不流論 見論語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說 見論語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說 見論語

大禹治水論 見孟子

為淵毆魚說 見孟子

不虞之譽說 見孟子

父子之間不責善說 見孟子

齊宣王以羊易牛說 見孟子

許行為神農之言說見孟子

丹朱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說見孟子

說仁

說義

說禮

說智

說信

原讓

原和

原命

大禹惜寸陰說

晉陶侃曰大禹惜寸陰吾輩當惜分陰

論善惡

張四維說

見管子

儉可養廉說

卷二

周平王東遷論

一

三

向戍弭兵論 見春秋左氏傳

管仲相齊論 見春秋左氏傳

三家分晉論 韓魏趙晉之三家

衛州吁好兵說 見春秋左氏傳

馮驩為孟嘗君焚券論 見古文

魯仲連義不帝秦論 見古文

趙襄子釋豫讓論

晉楚戰於邲論 見春秋左氏傳

晉楚戰於鄢陵論 見春秋左氏傳

秦始皇滅六國論 見古文

蕭何收秦圖籍論 見漢書

商鞅變法論 見通鑑

白起坑趙卒論 秦白起與趙括戰大勝降卒四十萬恐有變一夕盡坑之秦封白起為武安君

西門豹沈巫於河論 見通鑑

伍員論 見春秋左氏傳

衛文公論 見春秋左氏傳

申包胥論 見春秋左氏傳

呂后殺韓信論 見漢書本傳

龐統論 見本傳

曹操司馬懿合論

馬謖論 見本傳

三顧茅廬論 見本傳

書韓昌黎原道書後 見昌黎集

劉青田賣柑者言書後 見青田集 即劉文

成公全集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論 見通鑑

其二

司馬光擊甕救兒論

元之武功超越前代顧不及百年其社遂
屋廩故安在說

卷三

地球為行星之一說

履霜堅冰至說

風從虎說

說雲

說彗

金陵形勢說

燕京形勢說

武昌形勢說

遊何山記

其二

其三

遊寒山寺記

蘇彝士河前說

蘇彝士河後說

黃石園記

荷蘭童子障隄

巴律西傳書後

述馬可波羅

張乙小傳四則

刑亂國用重典說

商戰說

收回領事裁判權說

西人重習慣法說

論與外人交際

參觀商品陳列所記

卷四

士為知己者用說

越巫說

說巫

說兵

說鬪

說醫

說傭

睦鄰說

說虎

說豹

睡獅說

說象

說麟

說牛

千里馬說

說犬

說猿

說魚

瓷器說

救國儲金說

中國銀行說

中國重農說

說礦

說鼠疫

戒煙說

合羣說

擬致某人參觀學校畢業啟

擬復某人招參觀學校畢業啟

擬致某人約觀運動會啟

擬復某人招觀運動會啟

右綜一百二十篇其材料自修身歷史以
及天文地理人物時事格致無不賅括其

中體格咸備次第不紊至於淺顯明晰之處極易摹仿一經披誦模範可循與初作文者極相近足以補教科書之不及也其出而為學界所歡迎也可操券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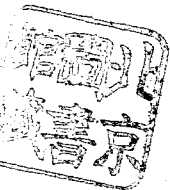
自
次

方

初學論說津梁卷一

君子思不出其位說

人心之不齊也。貧者思富。賤者思貴。窮日夜之
智力以與天命爭。大之釀。干戈小之。召戾氣而
天下遂以多事。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洵洵者羣
為不平矣。然陋巷之居。顏子不以改其樂。陳蔡
之困。孔子不以易其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
賤行乎貧賤。所謂素位而行者。非耶。人各有位。



即人各有思此其中有命在固不容妄以勢力爭也。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旨哉斯言也。

知命樂天不作非分想不作行險事然亦須從讀書積理來。

無欲速說

登高而不自卑躓矣。行遠而不自適躓矣。欲速者無乃類是。夫天下之事無窮而吾之智有限。徐徐以圖之猶虞不及而謂可急於求成乎。孔

子告子夏以無欲速為宰一邑者示之鵠焉。

寥寥短章耳。凡作事者宜引以為戒。銘之座右。

有教無類說

古今無不可教之人。一有類之見存。則彼此相忘。嫉以口舌始。以干戈終。其禍遂日發而不可遏。率皆自貽伊戚耳。春秋時孔子大而能容者。也。其為教也。括之以無類。佛胖之召。何損陽貨。

之拜何辱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聖道益昌而孺
悲原壤之流。亦一切陶冶而鎔鑄之。此孔子之
教。所以為萬世師也。今之墨守一家言。斤斤然
以所得自矜。互分畛域者。可以悟矣。

分門別類。其教何能普及。此足為近時藥石。

舉一反三說

學問之道。貴乎善問。尤貴乎善悟。五帝三王之
治法。諸子百家之精義。為師者安能一一盡詔。

之窮源以竟委。由粗以及精。亦視學之者何如耳。孔子曰。舉一反三。蓋屬望於能反者深矣。苟於是而漠然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吾夫子亦末如之何也已。

善讀書者貴善悟。示以古人之告往知來。實足以策後進。文甚淺近。理已周密。

游於藝說

人之大患莫患於重視乎學而輕視乎藝。以為

藝特區區末技耳。不知藝之為用。其包涵至廣。古今聖賢胥於此。為淪我性靈之具。大之禮樂。小之射御書數。精而貫焉。以之窮天人通上下。不難也。視彼斤斤焉。以方伎專家者。固不可同年語矣。孔子曰。游於藝。其視藝也。與道德仁並重。魯論誌之。所以為輕之者。砭也。

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若近時學校。則息游似較藏修為重。蓋所以活潑其

精神而已

片言折獄說

人至不獲已而出於訟聽之者苟不得其情雖
日濟以武健嚴酷之治無當焉聖門有子路勇
而信者也勇則不撓信則不欺相孚於平日者
深故能取決於俄頃而無偏頗之慮焉春秋
時折獄才微子路吾誰與歸

雷霆精銳冰雪聰明文境似之

攻乎異端說

世之所謂異端者非佛老即楊墨耳。佛老之教何損於孔子。楊朱墨翟之言何害於孔子。然則彼異端者奚足為聖人慮哉。特是聰明之士。抑鬱不得志之人。往往以為新奇可喜。盡棄其學而學焉。迨至其行愈僻。其志愈堅。輒以不近人情之舉。釀而為大奸。愚斯異端之為害深矣。孔子曰。攻乎異端。非患異端也。患攻之者也。蓋異

端○有○窮○時○而○攻○之○者○無○窮○時○也○此○孔○子○所○以○深
惡○之○而○特○揭○其○害○與○

始○則○炫○異○矜○奇○繼○則○莠○言○亂○政○文○包○孕○閔○深○
讀○之○使○人○心○戰○

見利思義說

大○利○當○前○而○不○趨○之○若○鶩○者○非○人○情○也○特○是○有
利○必○有○害○己○受○其○利○人○受○其○害○矣○人○豈○能○甘○心
乎○孔○子○曰○見○利○思○義○所○以○戒○貪○得○之○心○而○進○之○

以義也。嗚呼。豐嗇有數。貧富有命。彼役役於利者。盍亦一息之而自安其素耶。

寥寥數語。竟體透明。讀之非但於操守有益。并可觸發國民公德心。此救時之藥石也。

長沮桀溺論

天下方亂。世之隱君子。輒相率肥遯。以鳴高。其誰與圖治乎。孔子在春秋時。栖栖皇皇。憫道之不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此不得已之苦衷。度

為有心人所共諒。沮溺何人一答以知津。一答以辟人。不如辟世。若嘲若諷。推其果於忘世之意。誠非仕宦熱中者流所能及。惜乎用心太偏。揆諸吾孔子東周可為之志。又格乎其不相入也。道不同不相為謀。此其所以終為隱者與。

叔季之世。列辟擅權。周天子徒擁虛名。而一般高人逸士。相率歸隱。不與聞家國事。使孔子東周可為之志。徒成虛願耳。文從此立論。

亦有關係

小道可觀說

片長薄枝亦足名家。奚必在大者遠者乎。和緩之善醫。招父之善卜。皆為聖賢所稱許。王公貴人咸尊事之。矧等而益上乎。卜子夏曰。小道可觀。烏可以小而忽之哉。

即小見大。能看出勤學事來。作此等題。便算結構。

寬則得衆說

察察為明一有司之事耳善馭衆者破觚為圓
斲彫為樸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四海
嚮附無他寬足以得之也秦之失國漢之有天
下賢人君子類知其所以然矣得失之間治民
者可不加之意乎

首從反面著想。隨手轉正。引秦漢之一得一
失較有根據。末段聊綴數語。題蘊畢宣。

子貢貨殖論

今之積貲累億萬享用過王侯食膏粱衣文繡
以馳騁於通都大邑間者皆便便然大腹賈也
世徒羨其多金自豪而不知貴之徵賤賤之徵
貴經營籌畫才識之明料事之多中雖曰不安
於天命乎然亦未嘗不為聖人所稱許若是者
衛之子貢庶幾近之矣

世界富強之國未有不重經商而思百計戰

勝者美國之富。甲於全球。究其實。由商業之發達耳。文特借題發揮。以警吾國之自棄權利者。

子路遇丈人說

丈人不知何許人。時而遇。時而不遇。自謂如神龍之不可測。一與孔子相值。則瞳乎後矣。子路之敬。敬其為隱者耳。待之益倨。應之益恭。丈人乃出。二子以相見。長幼之節。既知其不可廢。豈

進而益上者。反未之知。耶。是蓋知之。而若不知之也。自以為是不與世相通。夫人之姓字。遂於是。不可詳云。

夫人何人。不詳姓字。殆隱士與。神龍見首不見尾。其夫人之謂乎。

孟武伯問孝論

孟武伯者。不知有忠。安知有孝。乃亦踵懿子之後。殷然而請問。孔子不與言可也。答之曰。父母

惟其疾之憂。殆以武伯之驕侈。淫佚過於季康。而與叔孫武叔較。則其視孔子。非惟不敢毀。且加敬焉。君子不絕人以太甚。况孔子乎。是故動之以所憂。復怵之以所憂。在疾武伯。或者悚然自返。納其身於軌物之中。兢兢然不敢隕越。乃祖僖子在天之靈。庶可稍慰也。魯論誌之意深哉。

道人所不道。而孝字自在其中的。是能手。

君子和而不流論

士君子負中材之質。處亂世之末流。意氣用事。以直賈禍。比比皆是。晉伯宗之被誅。齊國武子之見殺。胥是故也。孔子之徒子路。勇者也。問強於孔子。子詔以和。所以化行行之氣。範之以中庸之道也。特是和則和矣。若徒知和之為貴。而無道以節之。則又流而忘返矣。必也以油然無所忤之心。濟之以岸然不可犯之象。強之為道。

於斯得之惜乎。子路徒知其不流而不能善用。其和卒被孔悝之難悲夫。

首從題之反面說透。然後轉正。一拍即合。是有功夫文字。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說

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古君子呐呐然不出口。而踐履篤實。內外無間。不必以言見。而人自信。其行有取。心以率之。斯終其身無過舉矣。君子

之言行所以足為天下法也

竟體清晰不染纖塵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說

事以相競而益高。爭之愈烈。則操之愈精。肆者百工之所萃也。非必有發徵期會而朝而集之。夕而散之。各事其所事。若水之趨下。往來無休。時在上者。第拱手以觀其所成。而事無不舉焉。君子之學。非猶百工之居乎。善悟者可以類推。

矣。

天下未有不專其業而能收其效果者。中國物產富有，而工業苦窳，則在上者之不善為導也，恥孰甚焉。

大禹治水論

禹之治水，一言以蔽之曰：不貪近功，不求速利，順水之性以行，所無事而已。是以八年之內，淪濟、滎、決、汝、漢、排、淮、泗，堯吁於上，四岳嗟於下，旁

皇四顧而歎告成之不易者禹卒循其途而導之。水亦無不治焉。事以庸而益竒。功以創而益顯。微禹吾其魚乎。

中間或用疊筆不嫌呆滯一由有所本一由神完理足文豈有一定死規矩哉。

為淵馭魚說

魚之窮涸不能自致乎水也。正苦無馭之者使歸於淵耳。獺乃如其願以償之。魚誠得計矣。其

如獺之難堪。何然獺之心。不以此少悔也。愈不得魚。則愈出於毆。愈出於毆。則愈趨於淵。其究也。任漁人之得利。而獺卒一無所獲。獺不幾徒勞而無功乎。嗟夫。天下之似此獺者多矣。蓋亦少息其力。而毋為漁人笑也。

心靈筆妙。意在言外。初學讀之。足救板滯之病。

不虞之譽說

人何心耶無端以譽加我是誘我耳否則直私
我耳我而苟為所動也今日之譽我者安知非
即異日之毀我者乎是以脩己之君子仰不愧
天俯不怍人但懼學之不成奚患名之不著於
譽何有於不虞之譽何有夫譽而曰不虞誠不
足以此輕重矣

學以明理非以沽名此亦學者所當知也

父子之間不責善說

孔子答子貢之問為友曰。忠告而善道。夫朋友以義合者也。猶且不可則止。况父子之間。天性之親乎。吾嘗見世之所謂嚴父矣。怒其子之不肖。日強責以所不能為之子者。始焉忍之。繼焉避之。終焉離之。家庭之際。尚何言哉。夫吾非謂子之不當責也。特至不善而始責焉。徒傷父子之情耳。庸有濟乎。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洵篤論也。

卷一
十三
朋友之間重以義。父子之間主以恩。文筆曲而能達。是以意勝者。

齊宣王以羊易牛說

甚矣哉。人之狃於所見。而遺其所不見也。齊宣王不忍牛之觶餓。以羊釁鐘。王固自以為計之至善矣。迨孟子告以無罪。王亦蹶然自笑。知牛與羊之不當有所別。而無辭以曉百姓。此固孟子之善為說辭。然亦見惻隱之心。有觸斯發。齊

廷之上無與言者。王始漠然不動耳。自聞孟子之語。以其所見者推之於所不見。仁天下之術。遂於此發端。孟子之所謂以齊王。猶反手者。其在斯乎。惜乎王之終不能用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此等題必說得懇切。愛物即愛民。愛民即愛國。仁天下之術。不外乎此。

許行為神農之言說

太史公不云乎。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摺紳
先生難言之。神農與黃帝同稱五帝。為尚書所
不載。許行亦異端者。流安知神農氏之所為治。
乃獨創為神農氏之言。豈真心向往之哉。特欲
託不經之說。以惑世俗之聽耳。滕文公居之。陳
相信之。彼愈得肆行其志而無忌矣。孟子反覆
辨之。非好辯也。蓋不得已也。

惑世盜名莫此為甚。不力闢之。不足以見大

賢之苦心。文亦隨論隨斷。用筆不平。

丹朱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說

聖如堯舜而子不象賢人皆為堯舜惜。不知堯舜之子非真不肖也。特不能肖父之德耳。夫堯舜之德豈皆盡人可肖者。有其父之德而愈見其子之不肖。然則其不肖也。正所以彰堯舜之德。巍巍乎莫之與京也。以帝子之尊而親見父之禪讓於其下。退處賓位。終其身無纖毫芥蒂。

之心。此豈尋常人所能及乎。吾願後世之生帝
王家者。皆師其不肯也可。

此翻案文字。須有確鑿之理。明透之筆。讀之
增人智識。

說仁

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
不忍人之心。大之足以仁四海。小之足以仁一
身。人溺已溺。人饑已饑。帝王之仁也。鈞而不綱。

弋不射宿。儒者之仁也。無一人無仁。即無一日
不可見此仁。苟無仁心。失其所以為人矣。是故
仁也者。當於吾心求之。所謂能近取譬。即仁之
方。詎可慕博愛之名。高視乎仁。致愈離而愈遠
也。不然。佛老之教。煦煦者亦自以為仁矣。豈可
與之同年而語哉。

樸實說理筆不平滯

說義

上下之界。冠履之分。男女之際。不可無義。以別之也。人之所以為人。與禽獸之所以為禽獸。昏視乎此。是故以義合者。其勢順。不以義合者。其勢逆。春秋之世。干戈相競。不知有義。卒釀戰國之禍。魏晉之季。清談是尚。不復有義。遂構五胡之亂。嗚呼。天下豈有無義之邦哉。奈何。惟欲盡去之而後快也。

天骨開張。無拘攣之態。

說禮

洪荒之世。狃狃獠獠。人與獸相爭食。聖人憂之。爰制為禮。君臣之間有朝覲之禮。父子之間有溫靖定省之禮。夫婦之間有納幣親迎之禮。豈非謂人心易放。不以禮節之。將流蕩而不可復返乎。是故禮也者。內而一國。外而四海。風俗教化。或有各異。而不能背乎此。以求治。則一也。今之言禮者。稍稍不同矣。因時制宜。是在識時務。

者善為維持耳

吾國今日踰閑蕩檢。一無顧忌。置禮節於不問。可哀也已。斯文如暮鼓晨鐘。發人猛省。

說智

智也者。秉五常之德。以生而得氣之清者也。好行小慧之士。似乎智矣。而實非智。聰明自喜之輩。近乎智矣。而亦非智。吾之所謂智者。識超乎萬物之上。而度越乎恆流之表。達而在朝。大知

之稱。可媿。虞舜窮而在野。上知之質。取法尼山。是非賴以定。曲直賴以明。以此言智。固非彼之所謂智矣。千載下疇能當之。而無媿乎。此吾所以教。不置也。

聰明睿智。生知之質。下此者好學之士。祇近乎智耳。文包括無遺。讀之益人智慧。

說信

五洲之廣。四海之大。人與人交際。以肺肝相示。

以天日相皦者非信也。耶自英雄豪傑以至販夫走卒同此心思同此眼耳鼻舌無信以示之將何以自立於天地間也。是故五胡之族蠻夷大長往往有不知仁義自為禮教而無有不重信者。蓋亦深見夫人而有信所以立國所以教民整齊風俗畫一政治非此不可。其馴至文明之日盛也宜哉。我中國開化最早奈何以詐相尚至被人目之為野蠻譬之為睡獃而曾不一

警覺之也。嗚呼噫嘻。

社會日下。由奢而貪。由貪而詐。殊不知人羣之集合。首恃信義。信義不孚。則其羣渙矣。文特對症發藥。不嫌過激。

原讓

讓美德也。是故堯之讓舜。舜之讓禹。世皆稱之。推之鮑叔之讓管仲。士會之讓卻克。一以求齊治。一以免晉亂。又皆以讓而得盛譽。固彰彰然。

矣乃後人效之往往有不諒其讓而致齋志以
終者則又何哉蓋讓出於己之所願則其讓也
真真則陰受其福而不知讓出於人之所迫則
其讓也偽偽則默召其禍而不覺嗚呼真偽之
間禍福之際彼高言讓者尚其加之意哉

立意以讓化爭獨具隻眼古人云作文必有
關係無關係不作可也

原和

晚近之世。國與國交涉。人與人酬酢。必彼此相推讓。而後可以言和。不然者。此退則彼進。此出則彼入。金之愚宋。唐牛李黨之相爭。天壤間幾無和平之境矣。吾又安忍導之以和哉。是故言和於盛世。易言和於衰世。難言和於敵國之際。君子小人之間。則更難必也。和而不流。有藹然可親之色。而復濟以岸然不可犯之容。俾人皆知我之可和。而後和也。乃真善於用和者矣。

此篇與前篇相仿。言人必須以和為主。方免
爭奪。文以圓活之筆。達之自不沉悶。

原命

命也者。無定而有定也。仁如伯夷。終居北海。賢
如顏子。不免蚤夭。以是謂天之不可恃。不知天
無容心也。氣數之所限。雖蒼蒼者。無如之何。是
故報施之道。時而不爽焉。亦適然其不爽耳。時
而或爽焉。亦適然其或爽耳。必拘拘然藉爽與

不爽之說。以推天意之所在。甚或執是以問天。皆非真知天者也。不知天又烏知有命乎。子思子曰。俟命。孟子曰。立命。賢人君子。此其所以卓絕千古與。

扼要立論。滴滴歸源。此謂正宗。

大禹惜寸陰說

天下負過人之資者。必有過人之識。為尋常庸流所不可及。大聖如禹。其學問。負乎尚矣。而推

其積功之所至。乃基於惜寸陰。生知也。而似困
知安行也。而似勉強。兢兢焉不敢自寬。以荒嬉
其歲月。好學如禹。吾無間然。今之後生小子。尚
其乘有為之日。奮力以圖之乎。

光陰有限。學問無窮。聖人且然。况常人乎。

論善惡

嗚呼。人禽之判。判在幾微。善惡之間。間以分寸。
可不懼哉。可不省哉。夫人之性本相近也。習於

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不知不覺之中潛移其
本性甚捷也語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而
薰陶之久之而不聞其香即與之俱化矣與惡
人居如入鮑魚之肆而滷染之久之而不聞其
臭亦與之俱化矣然則人於持躬涉世間何可
疏忽耶

人之作惡易為善難是作喚醒世人夢夢

張四維說

四維者何禮義廉恥也。國無論大小治無分今古有此則治。否則亂甚且危亡隨之。齊桓公霸而不知王道者也。管仲之器小哉。尚亟亟焉以此為要圖。日謀所以張之。奈何世之識時務者。並管仲而不如耶。

此種題但求說理明白。不可橫使筆氣。

儉可養廉說

儉者人所最難得也。不觀夫世人乎。其所以處

理財者非太過則不及或較及錙銖或浪費無
度無一相當之用途可以適合夫儉者夫儉卽
當用則用不當用則不用之謂也若當用而不
用謂之吝嗇不當用而用之謂之濫費濫費固
不可謂儉吝嗇亦不可謂儉必事事斟酌乎用
之當否而稱情以施或養生送死或弔喪問疾
一切往來酬酢之費皆稱家境之有無而慎以
出之乃可謂之儉耳然則儉之功用卽漸造乎

廉潔不難也。

自世不古若。一切奢侈之風。於吾國尤甚。不知因奢而貪。因貪而詐。國日貧弱。尚不知儉。悲夫。

